



中國藝術文獻叢刊

清畫家詩史

李潛之

上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中國藝術文獻叢刊

清畫家詩史

上

李濟之 編
毛小慶 點校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清畫家詩史 / 李澐之編; 毛小慶點校. — 杭州 :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, 2014.6

(中國藝術文獻叢刊)

ISBN 978-7-5340-3946-1

I. ①清… II. ①李… ②毛… III. ①古典詩歌—詩集—中國—清代 IV. ①I222.749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4)第129788號

中國藝術文獻叢刊

清畫家詩史 (全三冊)

李澐之 編

毛小慶 點校

責任編輯 雍 琦 霍西勝 余雅汝

裝幀設計 江健文

責任印製 陳柏榮

出版發行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

(杭州市體育場路347號)

網 址 <http://mss.zjcb.com>

經 銷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

製 版 浙江新華圖文製作有限公司

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務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·第1次印刷

開 本 880×1230 1/32

字 數 860千字

印 張 57.375

書 號 ISBN 978-7-5340-3946-1

定 價 298.00圓 (全三冊)

如發現印刷裝訂質量問題, 影響閱讀,
請與出版社發行部聯繫調換。

ISBN 978-7-5340-3946-1



9 787534 039461 >

點校說明

《清畫家詩史》，近代李潛之編撰。潛之（一八六八—一九五三），號響泉，近代著名書畫家、收藏家、美術史家，河北寧津縣（今屬山東）人。早年有用世之志，曾任山西靈丘知縣，積極推行「新政」。一九〇五年，因舅氏張之洞及實業家張謇的支持，得以東渡日本，考察其工業、商務、教育以及社會風俗等狀況，回國後撰成《東隅瑣記》一書，用以備「新政」之取資。辛亥革命以後，李潛之無意於仕途，潛心著述，致力於書畫、篆刻等藝術的研究，編撰有《清畫家詩史》、《榆園圖題詠》、《雲臺像印匯輯》、《墨耕園課畫雜憶》等書。新中國成立後，曾任文史館館員、故宮博物院顧問，於故宮書畫的鑒定和研究貢獻良多。

《清畫家詩史》為「畫家詩史」系列之一。該系列乃李潛之積數十年之力編選而成，「始於唐右丞，歷宋金元明，以迄於清季，六代中得若干家，并各綴事實為小

傳」。考慮到時間跨度太長易致疏漏，且成書後刊刻也極為困難，因而李潛之更著力於清代部分的編纂。其後唐、宋、金、元、明部分的書稿，毀於一九四七年火災。《清畫家詩史》因其時已鈔板，故而得以傳世，成為名副其實的「碩果僅存」。

《清畫家詩史》共輯錄清代二千餘位畫家，詩作四千餘首。全書收羅該備，選取精當，所謂「幽潛不遺，有網羅放失之勤；去取必當，無蘭艾雜糶之病」，較為全面地反映了清代畫家及其詩歌創作的面貌。李潛之在題《行腳採詩圖》中寫道：「寓京十載，除訪友、讀畫及課子作畫外，每橐筆步行至北雍、西苑、瓊島各圖書館中檢詩閱鈔，或赴廠肆及廟攤物色諮詢，至忍飢渴，冒風寒，不以為苦。」從這段題跋中，可以略窺《詩史》成書之艱辛。當然，也正是憑藉着如此艱辛勤苦以及「博觀約取，四易其稿」的嚴謹精神，《清畫家詩史》成為研究清代詩歌史、繪畫史不可或缺的文獻資料。史樹青先生在《潛之先生對書畫研究的貢獻》中稱贊此書：「論清代繪畫不讀此書，不為知人。以一人之功，賴友朋之助，功力可謂深矣。」

《清畫家詩史》一書有以下價值，值得我們特別留意：

首先，《詩史》輯錄清代畫家大量詩作，對研究畫家的生平、交遊等有重要的參考價值。其中不少畫家并未有文集傳世，李潛之將這些散見於不同典籍內詩作抄撮一處，從而為後人了解研究畫家提供了便利。誠如啟功先生所說：「以人存詩，以詩存畫，權衡精密，寄托乃彌。於張浦山、秦誼芬著述之外，別開蹊徑，自樹風標。論六德於三百年間者，不讀此書，不足為知人，又何有於論世、論藝乎？」

其次，《清畫家詩史》為繪畫史、詩歌史開闢一新學術研究視角。古人有「詩畫同源」之說，例如蘇軾評論王維即云「味摩詰之詩，詩中有畫；觀摩詰之畫，畫中有詩」（《書摩詰藍田煙雨圖》）。然而，此前文獻編纂存在不足：一方面，所輯錄者多是題畫詩，畫家創作的非題畫類詩歌被忽視；另一方面，入選者并非全為畫家，畫家詩人作為一個群體未得到充分重視。李氏「畫家詩史」系列，由畫家而及於其詩，且所錄兼顧非題畫詩作，恰好填補了以往文獻的不足。

再次，《清畫家詩史》小傳的編撰嚴謹而完備，史料與史論兼具，是後世了解清代繪畫的津梁。全書所收畫家皆附有小傳，記載其生平，紹介其師承傳授、家學淵

源以及詩作、繪畫的風格等。「體雖輯詩，意在庀史，與藝術家斤斤於裝背褫軸之式、玩閱之方相去遠矣」（楊鍾義《清畫家詩史序》）。小傳通過編選過程中的有則取捨，尤其是撰寫過程中的兼寓褒貶，突顯了李潛之的史家精神追求。

另外，近代以來社會動蕩，兵火頻仍，典籍文獻遭到極大破壞。李潛之在編撰《清畫家詩史》過程中「於近代作者，尤加意採輯」，他廣徵師友，遍訪名家，得到了諸多名流的幫助，如楊鍾義（子勤）、龐元濟（虛齋）、王樹枏（晉卿）、丁傳靖（闇公）、吳俊卿（昌碩）、李放（小石）等人，或以手抄口述，或以名迹見示，因此《清畫家詩史》保存了大量珍貴史料，使不少瀕於湮滅的書畫家因是書著錄而為後世所知，故此書至今仍為繪畫史研究者和書畫收藏者所取資。

《清畫家詩史》分正續兩集，正集於一九三〇年由來薰閣印行，續集一卷則在一九三八年刊布。上個世紀八十年代，中國書店曾修補書版殘損重新出版，但修補部分錯訛頗多，不足為校勘依據。故而本次點校，以一九三〇年所刻正集以及一九三八年所刻續集為底本整理出版。《清畫家詩史》收錄詩人繁多，諸家文集存佚難詳，

且皮藏分散各地，難以一一寓目。同時，各種文獻間的版本關係十分複雜，不同文獻所收同一作品差異很大（如乙上卷曹鈞《再游黃山》「林深夏亦清秋序，瀑響晴喧巨壑雷」一句，即有《黃山志》「林深夏亦清秋序，瀑響晴猶巨壑雷」、《國朝畿輔詩傳》「林深夏帶深秋氣，瀑瀉晴喧巨壑雷」以及《晚晴簃詩匯》「林深夏帶高秋氣，瀑瀉晴喧巨壑雷」等異文）；而同人同集多次刊刻，文字也多有不同。如此一來，想要對《詩史》作詳細完備校勘，恐難在短時間內成事，故而本次整理未作全面校勘，具體點校體例如左：

一，對原書明顯版刻錯誤（如「己」、「巳」混用，「刺」、「刺」不分等）徑改，避諱字（如「玄」作「元」、「寧」作「甯」等）改回原字，均不出校記。

二，書中原作空格、墨釘者，字迹缺損者，或異文致使語義難通者，則間覈諸家別集、清詩選集以及其他相關文獻，予以補全或糾正，并注明所據文獻及其版本。雖有異文而語義可通者（如戊上卷丁維時《柳洲種柳歌》「春風留取護吟鞭」，《兩浙輶軒續錄》、《晚晴簃詩匯》則作「春風留取護吟鞍」，然而兩者皆可通），則不予改

動，亦不出校記。

三，文中異體字統一處理，如異體字之間在文中意義無區別，則使用常見規範漢字。而人名、地名、書名中的異體字等以習見字為主，未作統一處理。

四，各卷補錄詩人、詩作，原刻本皆以小字注文形式標於此類首位詩人名字之上，其後詩人則不再逐一標明，今仍其舊。

五，壬、癸部分之釋、道、閨閣等類目，原書於各卷卷首目錄中標明，正文中未作標識。今襲用各卷補錄之格式，以小字注文形式標於此類首位詩人名字之上，其後詩人則不再逐一標明。

六，續集補錄詩作，原書未標明各卷起止，僅於書口以「甲上補」、「乙上補」等字樣注明，為方便翻閱，今以「清畫家詩史甲上補」、「清畫家詩史乙上補」等形式標明。

此外，考慮到《清畫家詩史》卷帖浩繁，頗不便於翻檢，故今將全書所收錄畫家姓名按筆畫順序編製成索引附於書後，以便研習和查閱。

楊序

史家傳記，有限以地者，如黃璞之《閩川名士記》，句延慶之《錦里耆舊傳》；有限以人者，如胡納之《民表錄》、《孝行錄》，謝諤之《孝史》，王紹圭之《古今孝悌錄》；有斷以時代者，如張唐英之《嘉祐名臣傳》，李元綱之《近世厚德錄》，諸葛興之《先賢施仁濟世錄》；有主於制度者，如樂史之《記科第》，蔡元翰之《錄制舉》，呂榮義之《記太學》。歷朝著錄，皆在乙部。吳兢西齋於總集之外，別為「文史」一門，馬貴與因之。如《唐詩主客圖》主於詩派，宏辭總類，以時代為次，而關於掌故；《江湖集》則士之不能自暴白於世者，賴此以有傳，皆不過評騭詩文，而其書苟可以為史料，則亦傳記之支流餘裔也。響泉錄畫家之詩而名以「詩史」，有以哉。詩畫為士夫游藝之一，不讀書者必不能詩，能畫而不能詩，畫雖工而必無士氣。自來畫品、畫跋多論優劣真偽，而不詳於人。《古今畫人名》之屬，詳於人而不及其詩。《聲畫集》

之屬專錄題畫之詩，而不必皆善畫。是書必有聲之畫、無聲之詩兼擅其長者而後著於錄。響泉爲梅坡同年從弟，寧津世家，收藏鑒識有聲燕趙間。行年六十，勤學亡倦，積二十五年而後成書。自順康以迄光宣，人文化成無間南朔，行實撰著爛然賅備。幽潛不遺，有網羅放失之勤；去取必當，無蘭艾雜選之病。體雖輯詩，意在庀史，與藝術家徒斤斤於裝背褫軸之式、鑒別玩閱之方，相去遠矣。晁、陳二家書錄，以「六法」、「四品」與射訣、弈經同次。而畫師一技，自封亦僅自比於博戲投壺之列。不知詩畫之道甚尊，古之成一藝、名一家者，皆由讀書學古，返求諸己而自謀其不朽。彼徇於物而不安其守，役心力於熙來攘往之中，未必貨利之果得，身名或與之俱敗。其用意蓋與皇甫士安、習彥威當典午之世，作《高士傳》、《襄陽耆舊記》相等。殺青既竟，吾知其將不脛而走也。庚午日長至，雪橋居士楊鍾羲序。

王序

形上之謂道，形下之謂器。道之高美無論矣，即一器之成，亦必竭畢生之聰明才力，朝研而夕究，目治而心追，直視爲身心性命之圖，而後能程其功而造其極。痴僕丈人之承蜩也，不以萬物易蜩之翼。梓慶之削木爲鐻也，忘吾有四肢形體，專其巧而外汨消。呂梁丈夫之游水也，與齊俱入，與汨皆出，從水之道而不爲私，故能長於水，而安於水性。之數子者，器也；而所以成其器者，則進於道焉。孔子曰：「用志不分，乃凝於神。」孟子曰：「弈秋誨二人弈，其一人專心致志，惟弈秋之爲聽。」蓋其器之成也，得於心而應之手，非伊朝夕之故所能倖而致也。寧津李響泉先生，畿南博雅士也。生平酷嗜詩畫，搜攬古今名畫，并採有清一代畫家遺詩，凡二千餘人，人爲之傳，以爲詩史，作讀畫之助。烏乎，可謂富矣！甲寅之冬，先生偕其哲嗣晴湖來謁余於京師，時年未逾冠，而工於繪事，能盡脫時賢窠臼，上追古作者之

林，蓋得於庭訓者深，而不爲時習所梏如此。先生嘗言：「太史公行天下，周覽四海名山大川，與其間豪傑交游，故其文宏肆博麗，有奇氣，惟畫亦然。」先生嘗偕晴湖往來於太行、雁門、中條間，探西山之險，又北游燕薊，東蹕齊魯，南涉江漢，出入吳越之郊，盡攬大癡隱居之富春、海虞，與松雪、山樵所繪鵲華、岱宗。所至必訪其碩師益友、繪畫名流及搢紳大族之富於藏畀者，輒求得一覽以盡其所長而後止。如是者數年。及返京師，又縱觀故宮所陳天家數千百年歷朝寶繪秘玩之物，以開擴其心胸而增長其識力。晴湖侍先生之側，辨其真贋，較知短長淺深之故，沃聆諸論，所爲乃日益工。其所臨摹古大家名作，不惟亂真，且有駸駸突過驂騑之勢，可謂「鹿牀不死，鑾坡復生」，誠兩家後起之秀也。先生今以近作并所輯《畫家詩史》屬余一言，以道其家學。將來晴湖藝與年進，集畫學之大成，繼往哲，開來學，吾將於斯券之。庚午嘉平，陶廬老人王樹枏識。

自序

自伏羲畫卦，圖繪以興；虞廷賡颺，詩歌以起。此詩畫之權輿，初未嘗相提并論。逮蘇文忠稱王右丞「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」，郭河陽謂「詩是無形畫，畫是有形詩」，文人游藝遂合二者一爐而冶之。厥後孫紹遠編《聲畫集》，康熙時敕纂《題畫詩》，以韻語鼓吹繪事，歎觀止矣。至畫家所作之詩彙爲一集者，則未之見也。余幼濡染家世嗜畫餘習，間至外家南皮張氏，喜翻弄厨籠爲戲，每私評甲乙，疑問真贋。見有外曾祖館陶公題句爲《防躁軒集》所未刊者，隨手錄成小冊。童稚嬉游，忽忽垂五十年，恍如目前事。時吾族與環境南、吳、滄、德諸戚舊家，遭咸、同兵燹，藏弄散失，惜多數不獲寓目。光緒戊戌，藉微宦作避地計，數往來於太行、雁門、晉祠、中條間，繼又泛東瀛，涉江漢，漫游燕薊、齊魯、吳越中。所至游山訪畫，夙願少償，但雲山經眼，以未獲收貯一囊，貢獻同好爲憾。竊思凡事與物不得以形傳者，往往藉聲

以傳，矧畫士胸多丘壑，發爲心聲，摹寫景物，尤得玄解？於是乃選鈔畫家詩，以代讀畫，始於唐右丞，歷宋、金、元、明以迄清季，六代中得若干家，并各綴事實爲小傳，署曰《畫家詩史》。抱膝快誦斗室中，尚友千年，神游萬里，猶披覽數千家畫稿也。其論畫之什，直不啻耳提面命，現作者身爲後學說法，益人神智，豈淺渺哉！辛亥後僦居京、津，課兒子樹智學畫，取師往哲，爲行遠自邇計，於近代作者尤加意採輯。博觀約取，凡四易稿。稿初在晉垣幾遭火厄；嗣携之北上，墜車遺失，迹之復得。積廿餘年，篤力所聚，多前賢精神寄託，例以秀野堂編詩故事，其間殆有呵護之不欲摧喪者耶？乃憂患餘生，剗劓無力，茲取有清一代，都二千餘家，先付刊，以質海內。不過凜飽食終日之戒，閒居識小而已。回憶夙所企圖，一無成就，僅掇拾文士緒餘，爲藝術參考涓埃之助。俛仰今昔，慚慙已深，吾因之重有感焉：慨自輶軒廢，詩教亡，九鼎胥沈，海山物象多湮沒不傳。迭經六朝變亂，江北文物幾盡葬於胡塵灰燼中，劫餘者僅萬一耳。世有修學好古如河間，置君子館，延毛貫以三百篇薪傳維繫無邪之思，使人觀感懲勸，尚矣。或仿蕭梁選樓、兩宋畫院，以游藝提倡風

雅，與博物院圖書館鼎足并峙，吾華國粹其幸存乎。雖然畛域未化，恐建議甫興，利權爭起，斯文厄運終未易免也。悲夫，余老而失學，思繼炳燭，渴望文治久矣！欲竊附工執藝事與風人比興之義，不禁言之贅也。己巳五月既望，寧津李濬之自識於
宣南墨畊園。

附繪畫家詩史編詩圖目

北堂陳詩圖

先祖自奉儉約，惟好購書，暇輒閱鈔。因初建廳事敞豁，恐後人習近奢靡，嘗題詩壁間以爲訓戒，今墨瀋猶宛在也。及移新居，積書倍多。光緒丙午，余東游歸，侍家君消夏，偶閱《聲畫集》，觸發編詩之意，日陳詩几案，次第繙檢，是爲鈔輯之始。

太行載詩圖

初山路未闢，自井陘以西數百里險峻崎嶇，天門四向，旅行艱苦，而峰壑雄奇，天然荆關粉本。余載詩往返其間，想卷中數千家畫伯詩魂，當亦欣賞此太行、中條間之雄關山色也。